

金秋11月，深圳又迎来了一个阅读的季节，书香四溢。自2000年11月举办首届“深圳读书月”，到现在已经是第十四届。14年来，深圳读书月活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充分肯定，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市民也将读书月视为最受欢迎的城市文化品牌。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深圳正在成为一座因热爱阅读而受人尊重的城市。

读书本是个人行为，一个城市为什么要以读书月的形式去推动，并且一做就是十多年？因为这种形式体现了深圳这座城市提倡的价值观念、文明模式和生活模式。读书月活动的举办，不仅表明一个城市的文化态度、文化追求，更表明深圳对未来的志向，不急功近利的远大抱负。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思想家芒福德指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我们举办读书月的目的在于，通过城市对阅读的推崇，增加城市文化内涵，从而改变城市的精神品质。举办深圳读书月是我们关于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理论思考的实践形式，而读书月在纵深方向的推广和扩张更加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理论的认识，读书月在市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也坚定了我们在今年年轻城市持续开展读书活动的信心和决心。

深圳读书月的举办和深圳这座城市的特点密切相关。深圳作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与年轻的移民城市，广大市民普遍存在着对知识的巨大需求，自我学习与自我提升成为化解生存与竞争压力的内在需要。这可以从以下数据中体现出来：深圳人均购书量已经连续23年位居全国第一，深圳的图书销售总额位居全国大城市第四位。此外，从深圳独特的人口结构来看，除了大量的高学历人才，深圳还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以其艰苦的劳动为深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更多资金和机会进行更为广泛的文化消费。如何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文化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考量。为了引导与进一步提高市民对于读书的热情，有必要通过举办“读书月”这样的公共大型文化活动满足读书需求，营造读书氛围，培养书香社会。可以说，举办“深圳读书月”是应对深圳城市特点而做出的文化决策。

不仅如此，读书月的举办还和我们对于一个城市未来发展战略的认识有关。200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给深圳特区的定位是“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理解是，深圳的发展受到土地、人口、环境等资源禀赋条件的制约，所以不能仅仅走物质消耗的发展路子。同时随着全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优惠”向“普惠”转变，仅仅靠政策优惠已难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这就必须在一个城市的内涵上下工夫，这个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因为一个城市好不好，最终要看城市文化的整体素质、品质和品位，这不但决定今天城市的基本品格，它的人口适宜居住指数，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影响到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城市的终极意义就是文化的追求，一种文化品位的追求。

对中国城市而言，如果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对城市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拼经济、比富裕，比哪个城市经济实力强、城市居民收入多。第二个阶段是拼管理。这个阶段是比城市的管理、硬件，各级政府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开始追求城市硬件的建设和管理，包括在文化设施上的大量兴建。第三个阶段是拼文化。哪个城市文化繁荣发达，哪个城市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已经走过以GDP为中心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竞争阶段，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以文化为主题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新的竞争和发展格局。文化成为决定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以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战略也因此逐步成为城市管理决策者的自觉选择。这说明我们的城市发展已经迈入一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时代。而积极倡导读书活动，使一个商潮涌动的城市同时成为书香弥漫的城市，正是自觉地追求文化、积极地崇尚知识。这是深圳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战略性选择。

实现公民读书求知的文化权利是党委和政府的文化责任

从政府层面来说，读书月是基于我们对文化权利以及政府的文化责任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体现了政府的文化责任，体现了市民的文化权利。

早在1966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文化权利的内涵等做出了多方面的阐述。1997年，我国政府签署了这一公约，并于2001年获得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自此以后，文化权利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深圳就是在全国较早关注文化权利问题的城市之一。概括来说，我们认为，公民文化权利包含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四是文化创造成果受保护的权利，五是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由权利。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一样，是平等的概念，它们在公民权利结构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状况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城市，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文化权利问题正从隐性层面上升到显性层面，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与迫切。文化权利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着我们要对政府的文化责任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作为公共行政部门，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去积极推动城市文化的发展。政府最基本的法定职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资源，创造各种条件去保障市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把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作为政府文化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现阶段，我们的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公共文化资源，主要担当着对文化资源的调控，这使得政府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

在市民文化生活中，阅读是最为普遍也最为持久的文化需求，阅读权也是市民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文化权利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读书月的举办，是有效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一种途径、载体和方式。深圳读书月自举办以来，始终关注、了解并采用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读书愿望与读书权利。我们为此专门就“深圳人的读书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读者群体结构、读书时间及方式、读书兴趣及目的、购书环境等方面进行认真的统计分析，研究不同的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并努力通过各种活动来予以满足。深圳十三届读书月共举办各类读书文化活动3200余项，邀请饶宗颐、王蒙、金庸、二月河等100多位专家学者在深讲演，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市民参与人数从首届的170多万人次上升到2012年第十三届的近千万人次，不仅在整个城市推动了求学问道的风气，而且还树立了一种热爱读书、追求知识的城市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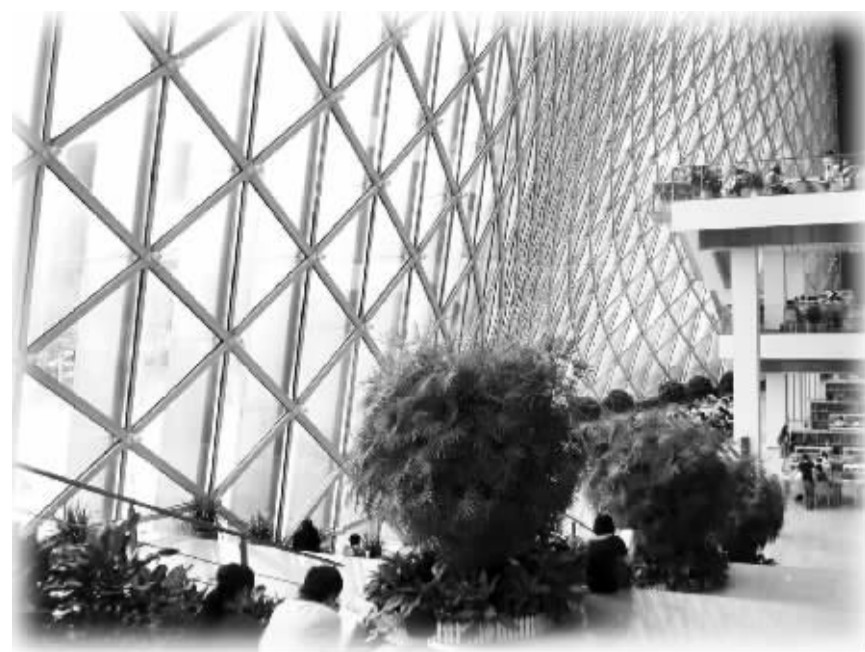
推广全民阅读是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的重要途径

人文精神对于社会进步和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力量。历史上的伦敦、巴黎、纽约等一流的国际大都市，都是人文精神的高地和集大成者。伦敦是老牌帝国都市，科学理性和渐进变革构成这座城市文化基座。这里的文化孕育出《大宪章》、《政府论》、《国富论》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煌煌巨著，培育出培根、牛顿、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家巨匠。巴黎之所以受到尊重，不仅仅在于它是时装之都、香水之都，也不仅仅在于美丽的塞纳河、著名的卢浮宫和高耸的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她曾经作为欧洲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的中心，是启蒙运动和人文精神的历史重镇。纽约是最年轻的世界大都市。纽约的崛起，来自于自由、平等和机

阅读 创造 先进的 城市文明

深圳连续十四年举办全民读书月的文化思考

王京生



市民在深圳图书馆现代化的阅览区内借阅书籍

会所代表的“美国梦”对于世界移民的吸引，来自于移民文化共同缔造的开拓疆土、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精神。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使这里成为文化的大熔炉，融化成一种新质文化，推动纽约迅速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纽约的文化包容的气度和文化创造的活力，是其城市发展的精神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深圳和纽约一样，作为一个吸引1000多万人来创业发展的城市，如果没有一种博大的胸怀，没有一种精神的感召，没有一种文化的包容和凝聚，就不可能有如此旺盛的人气，也不可能在这座城市所创造出来的中国甚至世界的奇迹。深圳这座城市构成的主体是移民，他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载体，汇集在一起就是宏伟的交响诗篇。深圳文化血液中有丰富的中华母体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活力，民族传统的浸润无处不在。深圳又是一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连接中西，在大量的对外开放和交流活动中吸收了世界文明的精华。正是在传统的浸润和现代的创造中，深圳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和精神力量。这也是这座城市得以强劲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于塑造和传承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来说，深圳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推广阅读。对文明的理解首先是通过阅读，亲近阅读就是亲近文明。所以，我们提出，不仅仅要把读书看成是事业成功的手段，更要把阅读提升到一个城市的价值层面，来塑造这个城市的精神品格。“让深圳因为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是我们读书月的活动理念，我们也提出要建立这样一种价值观：在这个城市，读书人会获得尊崇。

我们十几年来如一日地推广全民阅读，这是对一种高贵的人文价值的坚守。读书给我们的是智慧之乐、心灵之乐、和美之乐。这种乐，非天然所能至，而要进行后天的熏习。只有通过读书这样的媒介，才能真正培养人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

倡导全民阅读是力量型智慧型创新型文化建设的根本选择

城市史学者研究指出，任何城市都有其生命周期，即经历兴起、发展、繁荣、衰退或再度繁荣的过程。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地的政教性城市，到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作为帝国中心的世界大都市，再到后古典时期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性世界城市、中国的中央权力王城，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再到近代的伦敦、纽约等工业城市，以及今天的洛杉矶等后工业城市，以及亚洲东方城市的再度崛起，一部全球城市史就是一部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城市交替兴衰的历史，一部不同城市不断分别经历其生命周期的历史。那么，这个城市的生命周期是什么因素所驱动的呢？

城市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物理属性，例如自然条件、建筑和道路等；一个是文化属性，包括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等。在城市发展早期，城市的物理属性，尤其是城市所处人员流动和商业流通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兴衰。但一旦地理大发现结束之后，全球市场开始形成，城市兴衰的生命周期就越来越由其文化属性所规定。

既然文化对城市发展如此重要，一个城市的发展的终极意义是文化，那么，我们应当追求一种什么类型的城市文化战略？是不是我们笼统讲的文化繁荣就是好的？一般来说文化繁荣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繁荣。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城市娱乐文化高度繁荣的例子，这既可能是当时城市文化高度发展的反映和体现，也可能是国家或王朝即将衰亡的征兆。这样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我国南宋时期的临安，其市民文化生活在当时世界可能是最丰富的，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但这种娱乐文化的发达却与当时积弱的国家政治形势极不相称，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罗马帝国的兴起和伟大是众所周知的，研究其衰落和灭亡的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其中罗马人后来那种生活方式，尤其是过于追求休闲和娱乐的价值取向，可能是它走向衰亡的文化征兆。

与临安、古罗马高度娱乐化、休闲化的自我消解性文化相比，还有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这就是融合了血性和理性的创新型、智慧型和力量型文化。中国的先秦时期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这种力量型智慧型创新型文化类型的典范。

所谓创新型文化，在当前世界尤其集中表现在科技发明和艺术设计上，是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最佳结合的范例。所谓智慧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文化结构属于理性的部分。这种文化以追求知识和理性为旨归。所谓力量型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中属于血性的部分，强调的是何谓正义、何谓勇敢的价值品性。只有融合这三种文化价值，才是健全和具有比拼力的文化存在。中华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并历经多次政治、文化危机而不倒，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这种血性的、自强不息的、勤奋的、艰苦卓绝的文化追求及其影响有着内在的关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提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需求，城市的娱乐休闲文化产业也出现越来越兴盛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促进城市文化不断繁荣的前提下，保持城市文化兼具力量型、智慧型和创新型的品格，也就成为城市文化研究者和建设者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个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而阅读对一种城市文化类型的培养和形成是一个必要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什么样的城市阅读，我们就会获得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形态。从知识获得力量，从经典吸取智慧，从文明启迪创新，就是我们阅读的追求。未来的道路总是隐藏在过去的丛林之中，通过这些经典书籍的阅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刻的那句“认识你自己”，获得对自身的认识，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古人给我们指引的灯塔。

深圳近年来所致力打造的力量型、智慧型、创新型文化已经逐渐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流，取得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成绩。我们通过“文博会”、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外来青工文化节、社会科学普及周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品牌活动面向基层，引导市民参与其中，在市民中间逐渐形成了谈论知识、谈论科学、谈论学术、追求理想人生的良好风气，“让城市因为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观念已经成为市民共识。这充分反映出我们这座城市的主流价值观念倾向于知识与智慧，也证明了深圳不仅为全国提供着经济发展模式，还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

著名人文主义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他的《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一书中提出，在对不同的文明作出评价时，我们现在趋向于从“发展”和“发明”的意义上考虑问题。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评价的话，希腊人是十分糟糕的……“希腊人没有留下一项值得一提的有用的发明创造”。那么，是什么让希腊文明成为欧洲文明的源头，成为欧洲思想家和文学家们魂牵梦萦的“用心灵寻找希腊人的土地”？那是因为希腊人创造了一种单纯、完美与和谐的文化典范，它代表了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文化类型。我们所留给后世的，不应只是物质上的丰饶，还要有丰富的精神创造。所以，我们建造的不仅是高楼大厦，通过阅读，我们还在创造一种高尚的城市文明样式。（作者为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图书馆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曾燕婷摄



人民日报海外版 联合主办
深圳市委宣传部